

人间物语

## 琥珀芬芳

| 黄家伟 文 |

“许多讨厌的声音传得很远,听起来却像音乐,对于我们卑贱的生活,这真是一个傲然的可爱的讽刺……在我们的身体里面,有一只野兽,当你我高尚的天性沉沉欲睡时,它就醒来了……当人和劣等的兽性结合时,便只有羞辱。”汽车在《瓦尔登湖》的播音中行进。

副驾座上,妻子打起电话:“小芬,你可以把茶壶按不同的泥料、容量、款式以及工艺难易程度,分出几个等次,然后分别定价,等会儿供他们选择。”

“好的,嫂子。”

小芬的外公和我的爷爷是亲兄弟,我们家和小芬家隔墙而居,我比她大一岁。自从七八岁上断了联系后,40多年来,我们直到前段时间才重新联系上。

高中毕业后,小芬在丁蜀学做茶壶。读大学时,有一年我从南京回老家。长途车,中巴车,三轮车,终于接力把我送到了村口,接下来的三华里路,只好步行了。村庄是人类的童年,我兴奋地回到了童年的故乡。春天的故乡,四野生机勃发,每个人温暖的笑意,是从脸上溢出来的。村道上,我竟遇见了小芬——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,但一声清脆甜美的满面春风的“阿哥,我是小芬”,分明又让我看见了童年那个小丫头,就像眼前这春天。我们并没有多交谈,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,之后的时间里,要不是听父亲说起小芬常送他茶壶,我差不多把她忘了。

没有多说话是有原因的——两家大人因琐事有过矛盾,之后就起了生分。逢年过节,或者各家办大事时,每逢共同的亲戚上门,才表面上走动下,亲戚走后,感情的波纹迅速归于平静。小孩子自然只有自家羊儿跟着自家头羊走的道理,但也免不了在野地里吃草时,无拘无束地在一起撒欢的情景。

故乡的童年的小芬,依然怯生生的样子。

一晃20多年过去了,小芬正在为即将大学毕业的儿子考虑买房的事。南京的房子要摇号购买,她问我能否帮忙。

汽车直奔小芬所在的陈某某艺术馆。说到这个艺术馆,又得说小芬了。宜兴制陶艺人数以万计。小芬虽然称得上是中青年陶艺家,但还算不上名家,而陈某某是当代著名书法家,在陶刻方面有独创性建树。他从东北来到宜兴,一下子就决定与小芬合作——刻字刻画所用的壶,全部由小芬制作。小芬为之一高兴,但从不炫耀,更没有飘飘然,相反,她把“配得上名家作品”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标,这不,前几天,听说已获评上国家级工艺美术师了。

到了艺术馆,看到琳琅满目的各款茶壶,朋友惊喜不已。捧起这个,不肯放下,看到那个,连连惊叹。每个人都恨不得全部收了这些宝贝珍藏。朋友担心价格贵,一个劲地夸赞,明里暗里希望小芬便宜点。小芬朗声道:“放心好了,阿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,自家人,不谈买卖。”朋友还是不放心,于是在初选的一大堆壶里,只是精心挑了少数几样小件。小芬略略一看,丝毫不强调哪件特别好,哪件难做,哪件泥料稀缺,只是论个数算,价格极低。朋友是

识货的,以前买得多了,今天的情形,真是第一次看到。于是,弱弱地问:如果把挑剩的一起买走呢?话里有他的小心思。哪知小芬脱口而出:一样的价格!

这下反倒是朋友不好意思起来,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只听得小芬说道:“你们大老远地跑来我这里,是看得起我。朋友来,送都要送的。都是自己做的,现在还要收些钱,挺难为情的。”朋友开心不已,正准备打包了,小芬又说,你们看看还喜欢哪个,一人送你们一个。朋友惊呆了。

挑好壶,朋友一个劲地表示要请客。听见这话,小芬显得不高兴起来,“我们农村从来没有朋友上门要朋友请客的道理。”

实在拗不过她的诚意,大家只好从命。汽车开了20分钟,还没到。朋友又开始小心思起来:会不会她以为壶卖得便宜了,要找家便宜的饭店?

汽车七拐八拐,终于开上了一个山顶,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豪华的山庄。



冬日  
摄影/江南雨

城里人到乡下,一个个大起劲。在疯狂拍照时,老板娘说,你们总算来了,我的包厢特别紧张,小芬退了订,订了退,已经好几次了,再三要我留好位置,说有无锡客人。

朋友顿时自惭形秽起来。接下来的事实又令人想到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这句话。末了,小芬不管我们可以导航,又开车半个多小时,一直送到高速路口。

这是一个让人变得越来越聪明的时代,对金钱财富的欲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人们的智力激发出来。然而,“迟钝”如小芬者,却没有被潮流所裹挟,她天天捏泥而出泥不染,逆风而行,期待在风声返回故乡,在四季变换的每一次召唤中,回到人类五官清澈的童年。正如我的朋友孙昕晨在他的书中所言:古老的乡村宽厚、温善,它保留着村庄和鸟兽的语言,保存着四季的秘密,是人性的主要储存器。

走出村庄的小芬,像一块琥珀,琥珀里有村庄的清澈,人性的原始,童年的芬芳。

吴风越雨

## 踏浪行舟不畏风

| 陈仪 文 |

乌篷渔火,在世人眼里,就像小桥流水、粉墙黛瓦、绿柳飞燕一样,是江南风韵的经典元素。曾记得,大人经常这样吓唬小孩:再不听话,把你送给网船上的人!乌篷船是不是江南的标配,我不太清楚。在苏南水乡,篷船确实曾经是司空见惯的。锡剧经典《双推磨》,就有“两人牵磨像扯篷船”的唱词。

半个世纪前的无锡城乡,我曾经见过运货的船、鬻河泥的船、收肥的船,水泥船、铁壳船是绝对的主力。它们形态各异,大小不等,已没有乌篷。就如同船帆,并非有船就一定有帆。太湖上的桅船,也早已不见踪影,现如今湖上的点点风帆,只是摆拍的道具,竭力再现往日的盛况,呼应着人们头脑中虚幻的那点记忆。

听爹爹讲,我们家祖上是弄船的。但不是在江南,而是在徐淮,是运盐的船工。但船上人家实在太艰辛,几代积蓄后,就在盐场附近置了点地,弃船上岸,做了农民。总算离开了水。爹爹还开玩笑地说,祖宗是留下印记的,陈家男人的脚都大。脚大,行船立得稳。真的,我们兄弟俩都和爹爹一样,个头不高,竟都穿43码的鞋。不是船上人的后代焉能有其他?

造化弄人。爹爹这一辈,尽管已不再跟船有牵扯,他也从淮海来到苏南,生死相争,几经辗转,最终还是与水打上了交道,成了锡城国营水产养殖的先驱。阿哥子承父业,也吃了水产的饭。每到太湖开捕的季节,便会上船,入太湖收鱼,一去就是好多天。回来后就说把这辈子的鱼都吃了,闻到鱼腥味就想吐。我不信,还有吃鱼吃厌了的?终于得到一个机会,跟着阿哥上了船。

那是吃鱼吃得最爽的日子。太湖鱼获极丰。梅鲚、激浪、银鱼、白鱼、白虾,都是我喜欢的。梅鲚鱼刺多且细,我并不感到享用困难。几日下来,我仍觉得津津有味。老渔工问我:吃够没有?我眼一瞪:怎么会够?下趟还来!老渔工笑着摇头。

太湖流域水网密布,河汉相通。大小河流一般都能连通太湖,并流入长江。有几千年的光景,陆路远不及水路通畅、便捷。所以,船,便成了不可缺少的劳动和交通工具。有了点钱的,便会置办一只船,下湖捕鱼虾、鬻河泥、跑运输。枕河人家如何离得开船?有船便有了活路,有了生计,有了希望。

小辰光,在外婆家,后门出去就是河,通着大运河。印象最深的是经常见到运嫁妆的船只驶过。贴着大红的喜字,带来了一船的欢乐和喜庆。过船时动静一定要大,必须引得岸上的人关注,看的人越多越好。最好还要引得岸上人问话,船上人就大声说是谁家的,有多少嫁妆,是多么的

钱、排场。这才能挣足面子。外婆说,当年,她也是坐着这样的船,穿过太湖,从长兴嫁到无锡。

水面上明显热闹起来,是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。政策允许私人买船,生产建设也飞速发展。一些人敢冒风险,买船跑起了运输,钱赚得人眼热。有的地方几乎家家都买船跑运输,一心发财致富。我的挚友张老师,家在太湖西岸的宜兴周铁,他家当时也买了船跑运输。年幼的他及妹妹,跟着父母以船为家,风雨兼程,苏锡常湖都去过。

第一次坐船出远门,是我家下放到苏北,从无锡西门码头出发,竟然一直能开到黄海之滨的王港河。成年后,坐过江轮,沿江而上,求学武汉;坐过海轮,往来嵎泗列岛,护卫海疆;坐过军舰,东出吴淞口,驻守余山岛。也还坐过游船,睡一晚上的觉,便横越太湖,从无锡来到了杭州天堂。

无锡水运发达,且不说长江,光是这大运河,便不同凡响。晚上,隔着一座锡山,都能听到运河里传来的汽笛声。三里桥一带,应该是最热闹的地方了。这里曾经是米码头、布码头,繁荣过几百年。河岸两侧,许多都是船民的后代。想当年,一定是厌烦了漂泊的生活,忍不住停住脚步,弃船上岸,另寻一个生计。建棚搭舍,融入了市井,也走出了一片天地。这就有了铁匠铺、木匠店、绳缆坊,还有了客棧、饭馆、书场、澡堂,成就了无锡的繁华。

许多年前,曾驻足凝视过这样一个画面。夏日的傍晚,一只船靠了岸。船头高出河堤,向前翘起。河岸边支着小饭桌,赤膊的男人坐在躺椅上喝酒。光屁股的小男孩,上蹿下跳的,很高兴上了陆地。女人则船上船下忙着收拾。一只小黄狗翘着尾巴围着桌子乱转。收音机正在播放刘兰芳的评书。喝尽兴了,男人往躺椅上一躺,男孩爬到他的肚子上,父子开始逗乐,幸福感爆棚。

这种情景很会触动人心。年轻时,有领导动员我北上发展,前途可能更为广阔。我本愚钝之人,一时迷糊,又不好拂了领导的好意。有一次,正好有机会与领导同游周庄古镇。适逢夕阳西下,河边石榴树下,见前面替我们撑游船的老船工已在小桌旁坐定。伴着收音机中谐趣的苏州评弹,老船工一边饮酒,一边和着拍子跟着吟唱。我指着这一幕,跟领导说,这也是一种人生啊。领导与我相视一笑,再也没提北上一事。这种自鸣得意实在无颜说出口,什么年纪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新时代的青年,竟然失去了祖先踏浪行舟的勇气,往大了说,是奋斗意志衰退,没有了小目标的追求;往小了说,真是埋没了这双可以立船头、走四方的大脚。